

與故謝惠教授夫人鄭葆一席談

■張激元 滬電機 36

滬校故化學系教授謝惠博士，在校任教時因學識淵博，教學認真，師生有口皆碑。抗戰勝利後服務於經濟部，主持接收台灣各地紙廠，協助恢復生產及擔任台灣紙業公司總經理，對全國（不僅是台灣）紙業界之貢獻殊偉，嗣後轉往高雄市之農業化工廠任總經理，對農藥製造及植物油提煉等建樹頗多，1955年退休後赴美舊金山定居，不幸於1976年患癌去世。

筆者在滬時雖與謝教授均居住滬校附近徐家匯之廣元路，可說是對街弄堂，但祇聞其名而無緣拜識，直至1969年左右因識其幼女謝瑛（Carol Lee，建築專業）才得幸會謝教授夫婦，最近筆者自賓州Pittsburgh遷至加州灣區，謝教授已謝世十餘年，但謝師母則仍健在，居於舊金山一公寓中，筆者與友人於今年（1988）春天曾拜訪謝師母寓所。

謝師母名鄭葆，系出名門，燕京大學高材生，多才多藝，寓所整潔高雅，字畫滿壁，謝教授在世時，亦受藝術之熏陶，也時常作畫消遣，謝師母性極隨和，居所雖僅三室一浴，不減其樂，記得每次見到她，總是笑容滿面樂觀、熱情兼而有之，近來雖年已花甲，仍不例外。

由七月廿六日筆者夫婦與謝師母同去中國餐館午餐，承告其子女近況，除幼女仍隨其夫婿居香港外，其二子均在美國成家立業，長子國驥（Richard Hsieh）公共衛生專業，John Hopkins博士，曾任職Institute of Cancer Research，現在National Laboratory of Medicine任全國規劃副主任，且兼任John Hopkins大學教授，常奔波於華盛頓及Baltimore之間，十分忙碌。

次子國翔（Tom Hsieh），原習建築工

程，在Berkeley加州大學完成學業（獲碩士學位）後不久，即在舊金山創設謝氏建築工程行，曾設計及建造住屋單位一千六百餘之多，業在校時對社會及政治改革已極感興趣，立業後在舊山市即義務服務社區，一心以改革社會，市政為己任，爭取在美華裔人士之權益，不遺餘力，歷任該市公用事業委員會委員兼副主席及警務委員會委員等，對建築事業則反逐步放棄。

1986年秋，舊山市市參會有一參事開缺，由當時之市長Dianne Feinstein任命他為參事（Auperoisor），蓋市參會為決定一市市政設施之實權機構，亞裔人士能參與，殊為不易，他在市參會任內建樹不少，為各參事中最活動者之一。

今年十一月他將參加角逐競選下屆市參會參事，他之政見為：要擺脫以往以個人政治利益為主之舊政治，代以集中精力解決市民實際需要為前提之新政治。筆者也曾經遇謝先生，認為他確是能幹正派，努力為社會服務之公僕。希望灣區交大校友，尤其是居住於舊山市之校友，多多贊助及建議。

謝師母近來之生活很有規律，每週經常搭BART赴Berkeley友人陳省身（著名數學家）教授府上渡週末，在舊金山寓所時也交遊活躍，精神不減當年，她談歡迎有關交大之舊雨新知，在灣區時與她聯絡，她的電話地址為：

Ms. Alice Hsieh

1280 Laguna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5

電話 (415) 931-9546

談談小學堂

您知道交通大學曾經有附屬小學嗎？請看本文報導。

■蔡鎮寰 滬 24 級

我於民國十三年考進上海南洋大學高小一年級，四年後直升大學預科。讀完預科三年升入大學。民國廿四年畢業於第一屆汽車機械工程系。在這大學大門牌樓下進出了十一年之久，由少年進入了青年，連校門口賣水果點心的店員都看著這批小孩長成大人了。

走進大學大門，馬路靠左邊八呎高的鐵絲網後是小學堂足球場，場端是U形建築，一樓是教室及辦公室，二樓是宿舍。靠虹橋路有L形河濱。所以僅有的交通要道是必須經過二十四小時看守的門房後到大學馬路。

這所南洋附小是全上海出名的小學堂，學膳宿費比大學貴幾倍。不少上海商界名人都送子弟進去，校方深恐丟了小孩賠不起，所以早晚由舍監到每個房間點名。但如此戒備森嚴，還是出了一次紕漏：有一位同學被綁票，幸虧是綁錯了，倒也盜也有道，放了回來。

校規的規定是只有星期六本部生才可由家屬領回家，所以每星期六下午，大學部馬路上停滿了汽車，車內除司機外，後座是二個保鏢中間夾了一個寶貝兒子。我們外部生只有靠著鐵絲網望望的份兒。

這小學堂並不貴族化，而是智德育並重，早上六時打鐘起床，自己疊被掛帳，十幾個人個臥室，輪流掃地及擦玻璃窗，每星期將整潔名次公佈。在洗臉室洗臉刷牙後，六時半到內操場做早操，由資深同學在台上示範及喊口號。舍監亦報告當日校務及重要新聞，如國父孫總理逝世消息，宣佈後即靜默誌哀。操畢後即到連接的

餐廳進早餐，七時上早課溫習或寫字半小時，上下午各三小時正課，晚餐後在本教室內再溫課一小時，有老師督導。老師們都循循善誘，嚴而親切，迄今仍念念不忘，不知道他（她）們現在那裡？

校內有二個操場，足、籃、排球應有盡有。室內有乒乓球室。對於跳繩每分鐘跳的次數，以及拔繩到頓點速度均有體育老師紀錄作為體育分數。全校童子軍代表常參加全市露營比賽，拿回不少獎狀。

小學生身邊不許帶錢，百萬富翁子弟到此亦是英雄無用武之地。除三餐外，在下午有餅乾時間，由舍監準時開櫃取食。這是每天最大的享受。小學畢業進預科後，可自由買零食，不免大吃特吃，以致養成南洋（交大）是在上海出名的「吃的學校」。小學管得緊，一鬆之下，難免放縱，也是原因之一。大學畢業已五十三年，還是好吃，恐是後遺症吧！

母校一向是上海學生活動的領導，如抗戰前赴南京請願，抗日亦是同學自己開火車去的。很早的一次在租界內遊行，小學同學陳虞欽君被英租界巡警開槍穿腸傷亡，英年夭折，全校無任哀悼，敬在此致敬。

後記：為了專心辦大學，校方決定削去預科及小學這個尾巴。在我們的下一班（民廿五級）就是小學堂最後一班。幸好成立了南洋模範中小學，接收全部教職員，搬離了大學校門內舊址，就在附近姚主教路（現街名不詳）上找到新址。校規從舊，每年考入大學百分比很高。當時的校長也就是我們在小學時的總舍監沈同一先生。